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瑞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徐大吉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

唐　柳宗元　撰

書九首

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集中不見與公書言史事惟有荅劉秀才論史書具言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至引自古為史不克令終者為證公此書皆與韓問辨以為不然觀韓與劉秀才書則公所以荅之之意昭然矣韓元和八年六月為史館修撰此書云正月二十一日其九年之春與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虚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有道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記録者有刑禍避不肯一有無字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襃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

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

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一作其時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一無宗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

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一作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詞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磊魯猥切）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

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行下浪切）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公自狀太尉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官狀此又與韓昌黎書使書之勿墜時元和九年也新史段太尉傳皆取公所為狀具載之史臣贊太尉又以公上史館狀中語曰柳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其益於名節多矣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誠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趍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迹叅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

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欠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頹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史記荆軻贊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衛將軍青贊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留侯贊余以為其人計

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且即如切今孤因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具著其逸事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劉夢得集有與董言易辨易九六論二篇

有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衆老而稱也因衆揲蓍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陽老陰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氏國語昔人之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往攘臂於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著耶

而才孰與元凱賢耶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口舌爭特貌從者十一二焉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此夢得所言易大衍也其論九六繼以揲著法曰九六數曰大衍論曰與董生言易凡三篇不能備載今公以為初無異於穎達之說而以畢子董子為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著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頴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不視其書而妄以口

求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與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

勿遽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公為天說以折韓昌黎之言劉禹錫作天論以公之說為未盡公反復以書問辯其詳解見天說下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意昭然矣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

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爲天耶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蓏魯果切有核果無核蓏）癰痔之自爲癰痔（癰音雍痔丈里切）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於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

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與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曰子以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之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

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詞耳
皆不足喻乎道予其熟之無羨言侈論（羨延面切餘也）以益其
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
者甚善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為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嘗
為饒州刺史而時不可考元和閒惟有元稹而
傳不載其為饒州書言裴封叔瑾也韓宣英曄
也呂和叔溫也韓安平泰也凌生者準也陸先
生質一名淳有春秋微旨傳於世為給事中侍
讀而卒門人私謚曰文通先生公貶於永州而
陸亡矣公嘗為先生墓誌見於集集有呂溫誄

卒於元和六年韓雎誌卒於元和三年今皆云亡友書當作於六年之後胥山沈公謂當去亡友二字然止當易在呂和叔上蓋韓宣英元和十年自饒州司馬召回與公例出為汀州刺史也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凡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凡與裴少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一義事在僖公三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亡友韓宣英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

處始見集注恒頗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事在莊公二年禚諸若切齊地）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

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事在宣公十一年）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瑕音遐 瑜音俞）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凡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僖公十年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先是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申生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前年獻公卒里克弒奚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荀息死之）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孽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

之辭（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於前書里克事書法皆同）今凡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録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絶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凡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凡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文公元年）雖啖趙陸氏（啖音

淡咲助也趙趙匡也皆所未及請具録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

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

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

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

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與吕道州温論非國語書 温字和叔亦字化光温卒公嘗為之誄云由道州陟為衡州卒時元和六年八月則此書當在六年前也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

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峭七肖切　覈下革切）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計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僇于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强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

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黙其不臧究世之謬究一作救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一有別字白中正纇盧對切度成吾書者非化

光而誰輙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書豈若是摭前人者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令吾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汎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啟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一有曰字雖累百世滋不

憾而恧焉（恧女六切慙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公謫永州武陵亦以元和三年謫於永文字往來為多呂道州之言亦若武陵之言此書當在與道州書後作）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

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切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炯古迥切又音迥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閒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候切狐疑猶豫猶去聲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

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螾蛭然（螾與蚓同蛭音質說文蟣也一曰水蛭）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一有獨字）賴世之知言者為準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

為天下笑耶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頓首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

恭一名宗禮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韋丹為觀察使教人為瓦屋別置南北市營韓昌黎誌丹墓備書之令書謂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又云作東郭改市壓去比竹茨草之室正指此也恭後辛公又誌其墓具於集韋丹在江南時元和四五年書亦當在此時云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

部中盧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
余故恐而疑焉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
具又二十年來遍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
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
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
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
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
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

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攉之怪（攉一作催）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譏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辟音壁）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擿陟革切又他歷切）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

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郛改市壥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埴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蘖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窳以主切器空中病也絶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懿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

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友人論爲文書 作之年月未詳觀其氣質當在未謫時作貞元末年文也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茍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兹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刓吾官切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

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縱子勇切臾音勇縱臾獎勸也）躑躅而不進（躑直炙切躅廚玉切）力蹶勢窮（蹶子六切與蹙同）吞志而没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没而法言大興馬

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徼古堯切）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

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擘轅拊任必有所

撰顧鑒視其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

唐 柳宗元 撰

書論政論服餌四首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前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今復與之論政理且曰辱示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求之劉夢得集亦有答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皆同韓宣英暟也亦以坐王叔文黨貶饒州司馬饒州舉宣英以代已以前書考之此亦在元和六年後作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

之長人者之志(長展兩切)不唯充賦税養禄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凡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税此誠當也(一本無貧字)乘理亂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獘政之後其可爾耶夫獘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即移切)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音盈)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

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橫去聲）凡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

不免於捃拾（捃音窘）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勞苦或蠲除其稅則富者以户獨免而貧者以受役率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凡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寙（以主切）益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

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愈精則下逾巧誠如凡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産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秉與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凡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凡之所代者誰耶理歟與歟理則

其說行矣若其獘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顧同夢得之云者凡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感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矣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益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凡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

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凡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鐘乳書

饒州諱簡字子敬先刺連州後移永未上而被罪卒於元和七年公嘗為作權厝誌集又有祭簡文云悍石是餌元精以渝是簡卒以鐘乳致敗也書多作於元和七年以前云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憒古對切心亂也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麗礦懆悍所中礦古猛切說文銅鐵樸石也懆七感切據文言鍾乳麗礦懆悍懆疑當作燥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故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

産於石石之精麁踈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産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温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麁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頼不發（頼音叢辛）蓋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大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

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䐶奇音羈䐶譔官切莊子以為門戶則液䐶從木譔奔切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古玩切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趹脰音豆踠於遠切趹徒結切蒻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馬生於冀州之地也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黑水西河為雍州厥貢球

琳琅玕注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砥礪即砥礪砮丹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尚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荊之茅皆可以縮酒荊及衡陽為荊州包匭菁茅注茅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九江納錫大龜九江荊州地也泗濱之石皆可以擊泗濱浮磬泗水名徐州地也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闘轂而輮輪者皆可以為師儒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太醫楊子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矉音賓皆可以當侯王莊子西施病心而矉

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病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走山西之胃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騃語騃切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謂山西出將山東出相也語見趙充國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

乃廣連則一有連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誇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 書月日而不年然觀其書辭謂罪大擯廢蓋在永州時作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擯必仞切居

小州與囦徒為朋行則若帶纆索（纆音墨一作若帶徽纆）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趍（彳丑亦切小步也亍丑玉切步止也）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音孽伐木餘也）隤焉若璞（隤徒回切）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臞權俱切瘠也）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乃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內外若

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眛眛而趨屯屯而居屯音諄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掘其月切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

所詬病（詬古候切）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茍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愚溪作於元和之五年吳武陵謫來永州在元和之三年今云愚溪之遊且及閒一日吳武陵先作書云云則此書當在五年後作集又有同吳武陵送李睦

州詩序睦州亦
永之遷客也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凡不能俱以為凡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既言皆沮然眄睞上莫見切下洛代切眄睞斜視也思有以巳凡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覦凡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

糅燥濕糅女救切雜也與咲飲多寡猶自若是凡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遣諸而退矣愚敢礪鋭擐堅擐音患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凡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訥字亦從口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

與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厲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凡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特甞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嘐火苞切 譊馨么切）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

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能傳者卒不可得故雖窮日夜獘歲紀踰遠而不近也今凡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凡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凡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

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凡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凡之不信令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令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令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凡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凡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

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令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一無不字友者欲乆存其道客者欲乆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乆存其戚閨門之内子姓親昵欲乆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乆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乆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凡之為是術凡令天下欲凡乆存者皆懼而欲凡速去者獨喜凡而為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

夫背親而與儺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懔懔也懔音廩兄其有意乎卓然自一有更字使譬者失望而懔親者得欲而忭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為兄饟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盬東海之水以為鹹醯敖倉之粟以為酸醯呼蹄切酸味也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醑湑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

曰皺肌曰虚（皺側救切）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强大是豈所謂强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某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

柳河東集卷三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書四首

與楊誨之書 誨之憑之子也憑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誨之時隨侍在賀州公作說車以遺之書言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勑按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年正月籍田書在五年十一月永州作明矣謂丈人是舉必復大任指憑言也

足下㓜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

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為信（窳以主切）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吁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而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

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云將籍田勑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

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闢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掃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者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宗元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

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者即前書也說車具别卷誨之以為柔外剛中何取于車之疏我不能剪剪拘拘以同世取榮公極具說以開喻之以前書覩之此元和六年作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

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志而强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㮁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恒

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虧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

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曰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恡（與吝同）高宗曰啟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

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卬五剛切）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道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

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獘自絶（掣尺列切踣蒲北切仆也）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

而曰我不能我不能（一本更無此三字）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

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巳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强與之居茍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説耶忍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説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巳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

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齧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矣一作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

伊尹以生人為已任管仲疊浴以伯濟天下（疊通作釁）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録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以是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

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譎古穴切）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苦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慼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巳則决起奮怒掉强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呼呼而走（嗾素口切呼犬也左氏傳公嗾夫獒）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上使二公事皆見本傳甘羅以十二事秦終軍死越時年二十公之取此蓋以激之）孔子

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時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孟子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明聖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縲倫追切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在用德藝達於家邦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

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覲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羮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中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

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令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亦將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常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

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推其形
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疎人矣及為藍田
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别居曹則
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
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
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
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
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

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
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
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
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
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
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
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
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

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葢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産之鄉校不毁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葢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恙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奥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蒱梢駃騠梢所交切駃音決騠音題馬名何可當也其

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令益修文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

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沈不詳其何所人所謂閭巷與化里蕭氏之廬觀其詠懐當是貞元末年未䀆謫時作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蕭望之傳出入從蒼頭盧兒師古曰官府給賤役者也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列子伯牙鼔琴意在山鍾子期曰巍巍乎意在水子期曰湯湯乎鍾期死伯牙遂絶弦以世無知音也深自恧也恧女六切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琟璧之寳甚厚僕

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左太冲魏都賦才若東阿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梁昭明太子統引納才學之士自討論墳籍與學者商推古今繼以文章著述于時東宫有書三萬卷又集文選三十卷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已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閒人羅列乎座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僕甞病輿寄之作堙欝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閒歲與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

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誠亦嚮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王參元史不得而詳書云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武陵以事謫永在元和四年此書當在四年後永州作書自言其為天子

近臣今與在京城時頗異則其在永明甚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寧朝夕唯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漾暴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滫息有切瀡息委切滑也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

於是有水火之孽（魚列切）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嗤音蚩）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

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音蕩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黔音鈐赫其垣示以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

不若兹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兹吾有望乎爾一作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章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

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柳河東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至三十六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錄監生臣宋德鴻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書一十二首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新史陽城傳城字亢宗德宗名為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使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

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延齡不相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有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城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别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云云即此書也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觀傳所載書之所言可見公勉勵諸生之意也公作集賢正字在貞元十四年云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兹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

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
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
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
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
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
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執事㝠少見採
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
聞之於抱關而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

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忭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李元禮李膺也膺本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嵇叔夜嵇康也以鍾會之譖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上音烏下音音歎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

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淩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誶蘇內切）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恟許拱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嚃嚃也（嚃徒合切）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蹈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剌盧達切）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向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漸子廉切漬疾智切）夫如是服聖

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来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頼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盡心下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

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歟曰殆非也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 國體實甚宜顧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勗音旭

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宗元白

答韋中立書 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唐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意公答以數千言盡以平生為文真訣告之必當時佳士也其曰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又曰余居南中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又有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髙行愿而不録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甞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来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

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為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
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説因抗顔
而為師世果羣怪聚駡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
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

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来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呶尼交切咈音佛騷蘇曹切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

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憮音武孟子憮然為間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怫音佛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

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茍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音朗火明貌一作煜務采色夸

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與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弔切）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

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孟荀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宗元復白

荅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集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書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

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顗容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慼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

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齷音握齪測角切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蒲拜切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汩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於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

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倀倀於下列（倀仲良切無見皃又音棖記曰治國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相倀倀然）呫呫於末位（呫他協切）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抑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譽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師友箴答韋中立書皆見於集答中立書）

意與此答厚與及此下答袁君陳書意大抵皆避為師之名而不欲當者故二書皆與答韋中立書言之可以互見集有送嚴公貺下第序厚與豈即公貺耶韋中立書答於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

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駡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廹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説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

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甞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筞音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

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袁君集不復他見其避師名之意與前二書同其曰往在京師後學到門日或數十人可見其作書時在永與前二書時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惎渠記切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

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覿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異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内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

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殍彼表切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退之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畧粗見於此深可惜者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夏卿史有傳正卿附見於傳珩載於年表子厚謂馬遷與退之固相上下而揚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避亦至矣據書云足下封示退之書此當與公與退之論史事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集又有寄珩詩在别卷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有一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

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滞澁不若退之猖狂恣肆寓意有所作一作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奬人善以為不屈已善不可奬故慊慊云爾慊音歉恨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一作牢籠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語駭切卒無所為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

宜固當丁浪切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固甚少知巳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

荅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廖生書欲求公爲序故其端見於此公既許之故集有詩人廖有方序見别卷有曰廖生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即書所謂觀秀才勤懇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其意同雖不見其作之時日書云自遣斥逐禁錮皆在永州作也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爲文寵後輩

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噐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卒謂僕垢汙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駡也計無宜於此若果

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荅貢士蕭纂欲相師書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援書云始者負戴經籍退託野廬不意足下曲見記憶此并非謫永州後文未為藍田尉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貺以高文開其知思二字並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鐘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嘗赧然赧乃版然羞其僭踰令覽足下

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賛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皷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黯一本作剪剪史集皆無見黯新史有傳崔寧之子後擢進士第書云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之意亦當是永州時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

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道音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

可通聖人之説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砭悲廉切又陂驗切鍼音針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頑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何加切中子之内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

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慼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慼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慼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吴秀才謝示新文書吴秀才不詳其名字非武陵也書言秀才在叔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豈吴生者随柳公綽在湖南耶計其時則元和七年間也

某白向讀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逺甚多荷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

馬蔔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

答不愁宗元白

復杜温夫書

温夫集無他見書曰來柳州見刺史即周孔之公時已謫於柳也其曰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連謂劉夢得潮謂韓退之也當以年考之元和十年公自永召至京尋復謫刺柳州劉夢得亦同時改連州至元和十四年退之亦以罪謫潮州温夫來柳時夢得退之當皆在二邦故書及之也此書必四年春作云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

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肯一作日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来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令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

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彫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倫追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荅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

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荊來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嶷鄂力切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新史李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為御史大

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在是時柳州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於相公閤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難而墜千仭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矉音賓良恨視也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汲井繩也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

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音弊）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躓職利切　殞羽敏切）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之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吭下浪切咽也）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

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心動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曼詞祗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